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記三十二

宴遊六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首

永州新堂記一首

泉

瀑附

惠山寺新泉記一首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一首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一首

池上厨院

厨院新池記一首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一首

長沙東池記一首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東集無此字池環之九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玦

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

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

奇望之若連艦縻艦集作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遂廓

耿忽樹之松栢杉櫛被之菱芡芙渠鬱然而陰粲然而榮

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

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

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

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

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

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關集作關而廣堂不待飾而

已魚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一有以字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

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永州新堂記

前人

將為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

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以集無此字為城有石

焉翳于蜀本作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蚺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

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

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

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恠石森然

周于四隅或列或絕集作跪或立或仆竅穴委邃堆阜突怒

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

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

混天碧咸集本如此是命於譙門之內蜀本作外已乃延客入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集本如此是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

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饒集作曉夫然則

是堂也豈獨草木谷谷字集作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

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

諸屋漏零陵石刻以為二千石得集作法

泉瀑附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

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

錄異者淺集作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鷄之餘

考古按圖葺之集作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

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

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集作山

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漑泄潺舍下無沁無竇蓄而弗集作注

深源順集作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袤丈之治疏為懸流

使瀑布下鍾其溜湍激若醴濃乳噴集作若醴及集作于

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集作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

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集作者

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

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工則水之時用不廣亦

猶無錫之政集作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

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者嚮答其揆一也余飲其泉而

悅之乃志美於石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 杜佑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

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籠岡阜擁抱在形勝信美而

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一作字高德經術探於

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天人棲遲

衡茅糝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弊簞笥屢空

守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多山水乘興遊行踰月方歸誠士

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并三惠然肯來  
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具美蒙泉可導絕頂  
宜臨而面勢小差朝晡難審庸費不廣日月非延輿識無  
不爲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薙叢莽呈脩篁級詰屈步邁  
迤竹逕窈窕藤陰玲瓏勝槩益佳應接不足登陟遺倦達  
于高隅若處煙霄頓覺神完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  
之清流逶迤如帶藏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憊于  
素開雙洞於巖腹當鬱燠於生寒交清泉於巘上遭早曠  
而淙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  
練搖曳晴空定東西之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  
侶咸驚矧其流觸灣環曲池齋淪美景良辰賢英迭臻泛

方舟而騁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嘉趣諒  
難備陳遠祖西漢建平侯家于杜陵綿歷千祀佑實虛薄  
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縱心之歲即陳歸老  
之誠渥澤徧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  
仕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答  
何階競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敬駭每出國門未嘗公  
服導從輩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柄弊陋時會親  
賓野老衰宗嗇夫游徼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是盡得歡  
心度將協比鄉黨其城曲墟落緇黃童艾杜名杜氏遍周  
川原群情既用光榮老夫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詭  
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爲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

故中書令常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爲勝絕中宗愛女  
安樂公主恃一作恬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  
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  
黃裳時任太子賓客常曲莊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  
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  
仰奉聖言布於人聽則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常以保安在  
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疑欽達節克守素風復何  
虞也司徒平章事岐國公京兆杜佑記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

武少儀

琅邪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雖承冠冕之緒不踐名利之  
途怡心曠澹篤志蕙且精識雅臨金洞玄鏡微司徒相國好

山水之遊深吏隱之興塔沃多暇不孤勝賞遇良辰麗景  
必載酒携賓將陶性情屢造郊野每車馬麈至簪裾蒲席  
布褐之客唯王生焉得賢而親亦可矣岐公有林園亭  
沼在國南朱陂之陽地名樊川鄰接杜曲却倚峻阜舊多  
細泉縈樹石而散流瀝沙壤而潛耗注未成瀑浮不勝杯  
王生觀之歎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遺功若能疏鑿控會  
始可見其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鍤稽度力用而請王生  
主之生於是周相地形幽尋水脉目指順諭浚微導壅穿  
或數仞通如一流竇巖腹渠惣引洧溜集爲一作于澄潭始  
旁决以淙瀉復湧流而環曲觴竿徐泛自符洛汭之飲管  
絃乍舉若試舒姑之泉映碧甃而夏寒間蒼苔而石淨懿

夫曩滴瀝以珠墮今潺湲而練垂又何以助清瀾於荷池  
瀟雜芳於藥圃不易舊所別成新趣岐公乘閑留玩畢景  
意疲優游宴適更異他日矣王生之靈襟巧思不其至歟  
在昔神龍景龍之間故人中書令常公嗣立有別業在驪  
山之下雲松泉石奇勝幽絕中宗皇帝嘗親幸焉既而第  
從臣之篇誅爲國朝之盛美因詔瓊其谷名幽棲谷賜常  
公號逍遙公渥恩稠疊時罕爲比上之愛女一有日字安樂公  
主恃寵驕恣求無不得遂奏請買常公此莊以爲遊觀之  
地上不許之一作許曰大臣所置宜傳子孫不可奪也公主  
竟慙而止信足以輝煥史筆作程將來况茲池臺林圃密  
邇舊廬所居之別館也貽厥百代保之無窮荷彼瀑泉亦  
與慶流而不竭矣少儀忝公門客竊跡翰苑謬當授簡俾  
紀王生之能事因獲略而叙焉其餘則已具奉常權公之  
記述故復重列云

池上

厨院新池記

李玄卿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  
浸潤砌堂數步及雷終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  
情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  
造池沼之形而遂爲溝瀆乃命黃冠等順指廣袤鑿周于  
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蒲院執爨無  
欲清之僕挈甕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



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純境幽則神完予與吳天  
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  
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藉餘地刻而誌之猶  
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閏茂八月一日記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徃之士勤勞千里豪家  
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為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  
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一作白雲為念庭除有砥礪之  
材礎礧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崇山下有畚鍤之坳圩垣之凹  
陂一作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蔬示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  
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一作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

而盈沼支流脉散而蒲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戶十指攢  
石而群山倚蹊智與化侔至工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  
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  
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  
當代文士目為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  
舉其畧而記之

長沙東池記

符載

諸侯之封茅受土荷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  
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况長沙大  
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有主人焉有大賓焉渾渾  
四來擊楫磨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

以爲褊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  
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  
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  
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故捧詔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  
喜下車之日童老慶朞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  
而風俗清即觀遊池沼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旁  
有泉汴焉陰流沮洳不能措杯於其上加以隙田數百畝  
磽瘠滲漏不產嘉穀莞莎一作歲沙蒲稗狼藉組織公以重價  
償僧而求之僧蒲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卑壤築高  
岸盡東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儻民而營之民悅隨也  
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抵平澄無邊天空境明

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

遠思

著人襟靈右有青

梵宇巖巖萬構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木叢林陰藹

芊眠不究幽深

一作深源

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哀絃自北

徂南夔邈悠悠鶴

一作鶴

鷺鳧鷺差也淹流太陽晨曦金波

暝浮氣象詭恠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時無風

影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闔之倚東追風物之遐曠盛笑賓

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橈逍遙遠去興隨趣往縈涯遶

嶼不記公沂晤言始歡間以壺觴絲桐綠雲以凄切羅綺

從風而翠燦

疑作絳縹

有美一人娥眉嬋娟綺袖自障清歌采

蓮聲發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褊者曠勞者逸憯

者爽豁七情之底滯蕩百齡之痾恙豈比夫高陽習家之

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濕貽搢紳君子之樂一作也

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陵宇宙鼓鑄萬物且

茲地也朝為啼涔夕為蓬壺茫茫乎一作平是地波瀾在我識

者覩公之為事也量細以度大詳近以徵遠伏知異日必

能成天下之務利天下之物幹運玄化燮調正氣致君雍

熙與咎夔為徒者於此而見之矣載頃年廬岳嘗辱公顏

闕一作閱之顧賀榮拜寵自舊山已一作以來拂拭羸陋屢陪

遊泛糊盛美而不書者君子或以為固一作闕也乃挾謏才

頌賢能以耀乎將來者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記三十三

宴遊七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一首

小池記一首

竹

養竹記一首

植竹記一首

剝竹記一首

山石附

東山記一首

慧山寺家山記一首

太湖石記一首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娛  
 席之地而姹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疑作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畢  
 汗漑而岸之浦嶼環廻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寫影浮  
 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亞之疾間  
 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  
 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  
 逝輪足給必集作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  
 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  
 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盈瑩集作繁繁為公藻

鏡新流央央與地興

評集作祥

嘉鯉鮐魴于水息昌曉而

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鵒浴浹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擎擎時  
 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糾竹滲縮醉集作醞沃延榮接姿以  
 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  
 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  
 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小池記

楊夔

弘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脩篁竹  
 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僕執鍤穴為池焉迨前溪餘  
 派以漲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  
 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筇脩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

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弘農子性潔不喜滯雜故  
 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  
 泛以是耕僮頗厭其後客有知者誚其勤懇畦步之地何  
 所裨哉廣不柔丈深不逾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  
 深不足以安龜鱉無蒲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致  
 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弘農子舉頤而答曰爾以此小  
 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鱉不宅乎以其狹而舟楫非便乎  
 吾豈不欲深及干淵以滋液畦圃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  
 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風沿沂耶吾恐一作  
 利於生植其一作見乎疏决無害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  
 澤之魚一作矣矣奏其舟楫則起一作天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  
 物則有蒼葭以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伏者  
 利其濟則有重載以撥其溺者嗜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  
 亦深矣故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  
 愈明揚之而不波决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  
 豈效夫瀦其水以豢鱗蓄介為艫一作替之備亦曰池而  
 已矣

竹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  
 接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  
 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

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  
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  
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長樂里故關相  
公文粹集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文粹及于亭之東  
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  
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  
斬焉篲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  
草木雜生其中萃萑薹蔚集本萃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  
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  
乃芟薹薹除糞讓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  
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人於衆庶  
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唯用賢者異之  
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  
於今之用賢者云

### 植竹記

劉巖夫

秋八月劉氏徒竹凡百餘本列于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  
隅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土而植新地煙翠靄靄寒聲  
蕭然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檀黎可以代其實  
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答曰君子比  
德於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婁婁翠筠

浮浮柔也虚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鬪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蕢實以遲鳳樂賢也歲擢荀以成幹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爲簡牘於是寫詩書彖象之命留示百代微則聖哲之道墜地而不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插羽而飛可以征不庭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割而破之爲篋席敷之於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宄之爲篋爲簫爲笙爲篳吹之成虞韶可以和人神此禮樂之並行也夫此數德可以配君子故巖夫列之於庭不植他木欲令獨擅其美且無以雜之乎竊懼來者之未諭故書曰劉氏植竹記

剝音果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邇

一作近

宸居之正地直口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

意自遠閔邃幽閒似次

一作非

官曲且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

虛中窈外之操陰

一作陰

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

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之減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瞻視謹爾操執慎爾區分有其質微而葉環萃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

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婢娟可翫勁挺不廻者爾其保之既而芟剪成一作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決旬扶踈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無蔽二字一作敷日明奸之機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記一時之妙廣一作筆而述之

山石附

東山記

常夏卿

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藹陂湖蕩漾游有魚鱉翔有鳧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埴阜隱嶙蟬聯雖有崖壘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罕一作穿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獨孤公之蒞是邦也人安俗阜三一作二稔于茲文為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名岳苟林巒興遠丘壑意深則一拳之多數仞為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浚壑之地密林脩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東山定一作之號始於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



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  
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一一作芝  
荷春生蘋藻晨光炯曜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  
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恒遊山禽每  
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寔皆朝彥  
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脩時則未暇貞元八年  
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  
陟茲阜芟蕪翳而松桂出夷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臺惟  
雜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爲五一作  
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遠學區陳賓寮有  
位琴碁間作簫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

通舟楫陸阻車徒端徑術於通津剪榛蕪於廻野凡五六  
里抵于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麾旄於  
原上騁騏驎於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  
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  
風景而已矣爲文斷石于彼山阿時貞元十一年歲在乙  
亥九月九日記

慧山寺家山記

李潛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乃潛家山也  
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  
肄業于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爲朱方強  
留之文肅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

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征卒圍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奇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舍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濬謹纂敘制詔章表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敬也為上下卷今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為相三為史官

高祖中書令謚文憲儀鳳中為中書令如意中為鸞臺左

相即濬高祖叔

先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為左僕射門

下相儀鳳在相監脩國史會昌在相監脩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秘書省校書郎為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已亥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癸卯過家出觀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紀寢遠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叙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太湖石記

白居易集無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籍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

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  
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  
所嗜可知之矣公爲文粹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琴

身無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

道文粹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

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

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

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庶讓東第

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

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綉潤削成如瑤瓚

者有廉稜銳剴如劔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踰若動將翔

將踊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

穴開噎若歛雲歎雷岵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

之且巖嶸灑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

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翫縷

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

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逼觀孰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

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

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

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恠爲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

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文粹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

文粹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

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  
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  
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  
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  
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癸文粹丑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

記三十四

紀事上

伯樂川記一首

鄭駙馬孝行記一首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一首

京北府司錄加秩記一首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一首

土沈鎮保寧記一首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後一作德以元

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

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一作駕四牝鏘八

鸞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巳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僻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蚩其五兵若敦慙其六卒洗洗乎信可以情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接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醴酒有蕪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爲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一作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

議工徒而東爲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

勤于勦左傳作于擷于胡且切釋文諷通用爲一夕之衛不愆一作于素返

施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

於人賦於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

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

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丈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

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

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定賦講射訓駟蓄信義

爲國寶脩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

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

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此議未足量力公之與

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茝一作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寮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一無此字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鄭駙馬孝行記

獨孤及

特進駙馬都尉榮陽鄭嘖潛曜其字睿宗外孫玄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雷眉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觸疑集本從內則元本作疑侍左右帶不解面不饋者累月嘗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祭集作策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

身乞靈析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于神感而遂契徹筵俟

命焚其章畢集作草獨神道許三字在存於二字集煨燼之

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

之客尹靈琛之詞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

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陽未嘗與天同

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神符靈貺來若嚮答乃知行

或精至則幽冥不能逃其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

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不應

若公者地集作也在綺襦紉袴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禮而

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

者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主

柔明而賢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歷太僕光祿卿嗣榮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餘載克荷大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前人

鳳凰鷓鴣翔於碧霄非梧竹以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音干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

豫章類集作民

之遺墟非觀風按部以叅事蒞職者

二字集作貳職

則長者

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

集小字

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

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絲

類聚作夏

震驚執事者匪逸

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

觀察處

置使並御史中丞常

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為長城

且脩好於隣侯從交相見執

集作敦

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

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

冠蓋名公髦士群后庶尹

輻輳類聚作輻輳

鱗集其來如歸於

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丁公岷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常

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吉中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

唐書

類集長史

前尚書右丞徐公浩云王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

徐人以其孳行駱驛荐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

接艦隘輪車鸞鑣轄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眉

弁執象笏鴈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九處八座者一歷中

書者三尚書司轄者貳建準旗者九冠儼身者十乙其載

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  
肩駕於宇下集作印纍纍綬若若架有翼如也夫衛甸侯  
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第也有鄒枚嚴馬之  
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類集無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  
濟俊又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鶴鳳群  
翔而萃至集作不若也彼昔人所稱集作方斯其陋乎歲  
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  
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集作  
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  
境也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

于邵

司錄之職雅有前志著乎屋壁舊矣曰乾元元年四月皇  
帝郊于上玄用柴禮以報功也施惠行慶大庇于生人厥  
有條目其一在天下紜曹而加秩以爲此官郡府之樞轄  
政之小大自我褒貶若網之在綱猶衣之有領衿人存政  
舉所益則多蓋聖人之新意爲國之大體由此作者特論  
宜之副相李公兼領京兆祇奉明詔深難其選自中及外  
心必參之趙郡李侯春自監察御史出行虞鄉令到官九  
十日表之而還則向來之言無所闕矣希希字一此令下  
乃弘舉咸有一德屢乎賡歌凡厥能事此非所載猶恐遞  
遷之後混而爲別不務首題執一作爲夫子愚以李侯同  
聲之故見副舉善之方謹而志之敢以專達如後之觀者



將辨乎始事覽此中記非公誰歟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積於中而化行于外大可以篆鍾鼎次可以備謳歌所謂古人遺愛沒而不朽者也宣州秦故郡之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洞陵鐵冶繁阜乎其中故其俗佻而侈其人勤而悍屬鞭撻者習以爲恒易於寇讎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唯茲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官非勳賢崇茂者文明中正者清貞孤拔者法令峻整者無以刻符爲邑焉先天之前人物縞淪矣自開元距今惠化浹物清循一作條邁倫一作倫事傳於府中淑問存諸故老得之數公焉有若裴曜鄉者茲公輔之器受分憂之

任以爲立政在於樹木樹木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

繫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惠簡一作易得而庶務脩愷

悌行而群心化赭衣墜面者知禁鄉校黨序者胥勸自是

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家以天下久平四海繁富

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分十道署廉察以督之此州

統江南之西包譚衡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始受命焉公

清廉以飾躬苦節以從政以爲法者國之柄天下之評寬

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下民之怨生矣江

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以猛弛張在我乃布甲令舉直繩

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贖削免者百有餘輩澄

清之政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構特高孤貞行懿直方

秉法以禦下去邪以爲治鰥惇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息  
矣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乎前焉初  
上以遐方周迪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于茲政斯  
清人斯寧俾吾楚之俗不憊于度者二公是賴豈比夫延  
年有掃墓之稱郢都垂蒼膺之號彼皆刻深而我不濫可  
同年而語哉有若裴公敦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  
變而通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群目張  
舉大而細故削破觚爲圓齊變至魯澆俗由是觀於義矣  
有若涇大夫李侗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  
不嚴厲以臨下反躬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  
長遷於涇涇與太平壤距而俗二游歸一作爲二邑僅盈十

德蓋久於其道而惠和之德漸於公人之氣血矣故溢於

思夥於歌謠後卒此州長史以同鄉之愛歸窆於涇而家

囚寓焉廣德初群盜蜂軼連陷昭德邑人士羅難者北有而

李公之間獨完由群盜聚而保之且曰無忘之德也於戲

召公之化勿剪其棠柳季之仁不薪其墓傳亮脩漢諸陵

有刑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招討使

給事中表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

掾張邈者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

私謁杜於居官饋贈絕於故吏肅肅然有寒松真王之操

焉由是累辟使車令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茲也昔在漢

世黃霸課最於穎川魯恭化流於中牟皆異時齊芳高映

簡牒曷若一州之政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曆初  
兼御史中丞陳公惣方鎮臨此州罔想前哲徵諸輿誦以  
為旌賢者所以崇德作頌者所以垂勸以數君之美需乎  
在人而不播絃歌傳于竹素逶迤靡迤一作類靡與尋常者共  
貫則何以激清風教發揮盛業歟以小子學乎春秋一有氏字  
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里氏族望期世家存焉  
故不書大曆已酉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土泐鎮保寧記

符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口西塞其鎮曰土泐山鎮相距  
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  
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

設險于吳楚也苟邊將不度化為豺狼以一鼓之鐵一立  
之木撐鬪鍵鏃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于鎮中矣  
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不悉數求秦中代  
宗以董秦為淮而節度是鎮隸焉秦素兇戇昧惰王度乘  
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扈之志而多割  
剥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泝於斯主  
守者乃高其門閤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誤  
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  
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為蠻貊  
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泐之  
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

烈大逆不道皇帝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誥誅暴  
 亂節制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  
 復歸于我遠近皆輟涕為笑媿愉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  
 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  
 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  
 沴氣肅清今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浹衣  
 之下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  
 枕次于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于時無哀歛于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之湯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  
 鳴一作於戲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  
 托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是知王者之御四

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略以德則固恃險則  
 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為約  
 東萬夫知禁倚誠信為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寔為貞  
 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持陶鈞心運動植噍噍橫目知  
 愛疑作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故  
 為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  
 符載記

英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一

記三十五

紀事下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一首

河南同官記一首

邠寧節度饗軍記一首

鄂政記一首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一首

東陽縣五紀

總目作絕

記一首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梁肅

御史中執法范陽盧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憲恭睦之道  
用宏家法常謂其屬監察御史梁肅曰我王父廣陽公以  
明德懿識嚮用休福羽儀於中朝我伯父嗣公以文學政

事載揚茂

集作休

烈光績于前人皆肇父史

集作吏

職發于京

兆紀綱之任洎予之季曰侃亦能恪慎不懈踐脩其官繼

處于廨之右堂惟二代微

集作微是

在茲侃也允迪在茲吾子

嘗號史臣宜存于篇以示後裔肅辭不得已

集無已字

命以為

在昔司馬氏世序天地鄭武莊世為卿士宋魚氏之左師

晉籍父之司典下洎乎樂之制氏曆之疇人俱以傳業彰

乎

集作干

舊史故傳稱善守先代雅詠維其有之雖大細不

倫職事或異其纂脩一也惟京之大惟兆之衆天子之都

四方之極糾而轄之是稱司錄其地劇其選精常與殿中

蘭臺南宮即位旋相出入初廣陽公諱齊卿由司倉掾為

之驟登即官更貳本府布澤于彭滑幽徐之人端護春宮

崇贈少保開元初嗣公諱成務罷錄岐下軍事實居其

其後作牧于壽于杭于濮于洛于魏繼受玄社以處太原

誠

集作咸

有嘉績藏冊府今戶部即侃始遠哲聯事之嫌

詔解柱後惠文以就斯職中丞之拜也又有臺府臨察之

避在官之屬其為人簡而廉文而不害在選部辯

集作辨

論

三登試言第考茲任也詳敏稱一時之最薦紳先生詳

評

天下之事謂如廣陽之家風施于子孫中丞之仁德至

于兄弟斯盡美矣若三世居一官同一署逝以全德物于

當時又難能也噫古人所稱方斯其類乎爾小子拜命著

紀書于本廳之東序川闡夫廣陽之宗且為名臣世官之

表時貞元庚午閏四月記

河南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府集無法曹叅軍獲事河東

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

觀開元之烈群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

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吏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

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

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君集作

邁於汜水主簿則得集有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

慶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集作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

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

少連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右集作丞至宰

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

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

尚書東都留守茂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

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

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

公愿潔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

烈不違其先作帥蜀本荆南集作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

教既蜀本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

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

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集無忠勞於國家也蜀本

有字

字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  
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于集無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

時集作河東公則為右三字集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

漢南鄭公以兵集作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

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守集

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宮城門

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邠寧集有慶三州三字

節度饗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

雍疆德邁乎龔黃文粹作威聲稱文粹作及乎四隣戎無

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蕃文粹封守晏如聖上聞之曷

何嘗不負宸而咨文粹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

乃止曷日而無哉二本有於是仗鉞怒戎之喜二本維朗

寧之率文粹作卒已杖文粹誠而自護集作而日護文粹拜

錫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集作不戮力之臣然斯

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集作述之而已焉文粹無哉越春

王二月五字文粹河漸未流東風始湊集作優柔委蛇二

迤作透公被二本軍容文粹公曩奉詔親率師備胡乘虛

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閭外得專文粹亦大有所不專

也於文粹是軍吏之戰事者進伏於戲文粹下曰舊

文粹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

作實



生而愉所以觀文集作被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遠之不

孚公從之乃棟文集作練令辰谿連城鼓於四門聲二本於四

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開文集作開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輿雷

碾翁乎萬文集作衆民湊二本乎互疑羗空山之木春近塞之

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南文集作西向闕

而拜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

集作鋪 賁育之倫列於軍集作之字校師之士次於軍集作

之堂進如風行文集作進坐如雲屯旌旗蔽虧二本刀文集

乃戟交光公於文集作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緩

緩字集作優用醉飽而銜酒銷是日饗軍二字二本無淫樂文集

作無亂音左二本金鼓右二本旄是二本以奮武之烈

二本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集作絃匏之繁罔不合

二本節配文集作雅音俾三文集作軍之士文集作毅其氣

蘇其心群羗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薰薰集作老疾謳

吟侵化為祥虜趨為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惟深二本

二字作退乃知夫文集作致饗者不止乎味能集作樂者不

止乎聲則人二本可以頌其膺和可以齊文集作其情故

朗寧之饗士兼其威以和二本彼之饗士從其羶以

腥九字集作彼之饗士獨以羶以腥荷之哉武之德二本武

朗寧其一二字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上帝二字

二本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

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

命觀書之曰予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郟寧節  
度饗軍記

鄂政記

舒元與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  
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為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  
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  
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為政顯以誠信  
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耻且格繇春  
到秋政與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次視閭  
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  
間土勢大凹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

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脩通衢種嘉樹南北繩  
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  
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胷不開將佐序宇次

第甚牢落州佐椽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折去陋  
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  
門科將院東翼西嚮立州佐六椽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  
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啓公堂耽耽  
每至朔望日三字作朔日之二望日之二軍吏畢謁威容大脩有以見

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為貴耶鄂  
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  
公心亦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

得心識手開畫之創新營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  
檐盈盈軒門對開欲疑作欽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

人駭目目不前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  
與瑣瑣胷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一作委重柄之意者齊

有乎則知公之為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  
畧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疑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

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  
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

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喧聲動江漢天子又聞  
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

父老喜躍携壺漿篋食逾太行迎太行素險巖鄂人聞上  
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

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  
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

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遺愛使溢衢陋巷幾採教  
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疑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

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為  
國瑞所至必為人福不顯在一方面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

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  
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為

民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褒述也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 劉恭伯

大中戊辰歲帝命侍臣梁公承義護軍戎於壽陽郡其至之日乃言曰茲地之廣控淮肥之川壓荆楚之要兵多而稼稀俗薄而人囂非通於吏理者曷能保和之今常侍渾公政成而理平俗泰而人安消災沴爲和氣變凶荒於壽域上下胥悅人其泰寧公之致政也如是我之撫戎思有其力一作立乃曰士卒之有貧者若吾之不足於身也有不安其居者若吾之無其室家也顧力無以恤將何以字之不欲勞於下而成已之私害於人而就已之欲雖有經度何成厥功忖度日深乃得其書曰廢寺之材年久而腐用無所堪我將拆而爲薪以貨之於是得錢六十萬置樓郵公旗亭之衝歲收其利以助用撫拾其餘貨以創軍營二

所度木於山價必賤鳩備於外堂具必厚就使以悅人忘其勞量其有無節費就省減私儲而足食添月俸而酬工率已儉身乃著成績士卒之富者樂其業貧者安其居歌謠諠愉令美充塞公曰軍旅之士旣安且寧吾之署曹宜革其舊乃恢其垣墉高其閤闕崇廊四注以迴含層構中開而嶒崿易隘陋爲輝煥化卑痺爲弘敞浹旬之間創制斯成揭焉中闢豁若天造完葺旣備周視其間曰水程無送迎之所何以遲嘉賓而申揖讓之禮是乃擇勝槩之地立遊觀之亭斬伐而竒勢出芟夷而佳境見南軒翼舒飛陛雲聳導流泉於砌下植嘉木於庭中遙峯疊嶂屏列在目郡邑之人日遊其下輪跡荐至不絕於路是知茲地自然

而生其爲景象也因公而成以爲廢興在人而不在時在於營構出我心匠以其介直聞於時創制也勤而功不宣威以役人不徇已以使下郡邑不擾而厥功成其大將官僚纍而請曰公之撫戎也三年而人無犯於今朝闕有期再欲陳乞保留周歲以副群心常侍公乃拜章上聞允叶誠請俄而天書下降褒讚其功詔曰委以腹心是資信實有勞可獎卽懋新恩宜加內府局令歡聲溢衢遠近咸慶遂使覩事者增榮聞風者益勸公之才識敏達恪勤公忠猶居外藩未展寵畧付之戎旅可以夷靜邊塵委以中樞可以肅整天禁而今而後必見大用之有期矣恭伯幸以華札佐于常侍公之門日熟政能觀其成績顧惟不敏敢

不承命而書大中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二

記三十六

刻候

易州候臺記一首

池州造刻漏記一首

歌樂

琴會記一首

王氏廣陵散記一首

歌者葉記一首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一首

九疑山圖記一首

風后八陣圖記一首

保安陣圖記一首

張僧繇畫僧記一首

刻候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列  
 分冀為幽之都專受服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  
 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具  
 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糗一作餼糧之數度高平遠近之差奔  
 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閣閣荷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  
 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鬱兮崇山將中天以懸居豈  
 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規之使八風  
 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凶札天瘥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  
 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剖昭王平一無能  
 破齊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占五紀五緯一作五

之數雖少沒振未大城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  
 聞於分野甘棠已盡於剪伐則眡視之儀掃地都盡廊廡  
 旅乎荆棘階陟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岳牧使  
 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新臺既無占  
 候之事共為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梲禮不僭於大夫而刻  
 桷丹楹誠終慙乎君子代為故事人無間言洎我良牧郭  
 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  
 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  
 慶克荷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  
 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  
 賢存擁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一作紹坐棠之化幸三年

而政教已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為先生議事理不忘  
 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况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仍存昭  
 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  
 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辛樂  
 毅焉以為道者萬物之與天地之禪六度之門寂滅之義  
 施之于國則富證之于人則壽况守道者必嚴之于吸風  
 飲露安禪者彼釋之人息照冥境乃於臺之內壁圖桑門  
 喪偶一作宴坐焉以為孝者德之本摠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為  
 乾四德至天則風雨以時比竹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  
 氏之子安其室有王章之一作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  
 加一等詠栢舟在中河之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為遶墳

薦鯉焉俾觀者如堵覽之駭目擊懦夫烈士之節警貞  
 孝子之心豈徒壓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堞軒榭窈窕  
 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畫梁對霽雨之輝  
 晴虹射口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涼視之不待  
 褰帟太山如礪豈比夫逐荆臺遂為流遁畫麟閣不有姓  
 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忠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詠司  
 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  
 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弘一作行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  
 協心樹不朽之丕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  
 未半於任棠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為實  
 錄藏於屋壁誠有媿於家書勒於碑版庶無慙於臺記時



建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富今  
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于後  
以克未代

池州造刻漏記

杜牧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大和三年佐

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史環城集作吏見銅壺銀箭

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士王易簡為之公曰

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之集無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

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宣集無城

府牧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嘗集作來牧家精大演數與

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

牧自宣城使於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牧拜于床

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己丑夏四月始造

于城南門樓京兆杜牧記

歌樂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

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

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

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

綏迤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

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煖既罷一作之後贊皇顧潤州

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方鄙一作始賤鄭聲自操散  
為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法三字一作於虛獨能致靜同韻  
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  
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居  
盡善稱操自持聖達節次或作賢守節達宜仍防守微河深  
此句疑而猶至弄已下習多一無此不正一作止且聲著哀思  
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  
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茄巧麗異域悲謔耳我有山水桐音  
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典  
一作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况乃真有道之士乎輒紀述  
一無字所論貽諸達者一作皆唐文粹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  
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  
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  
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鄙恠而絕神明倜儻而授  
中散沒而王女生一作傳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  
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鍾時動敢告於太師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  
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  
流矣娥心乃衰然集有則字韓娥亦能使透迤之聲環梁而遊

凝塵奮發集作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

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能二字集本

尚感動人至唐貞元中集本川文粹洛湯金谷里有女子

葉學歌於柳恭之下二字二本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

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川文粹作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

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為集作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

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

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

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集作耶遂大置賓客門

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吝也二本無他日莒宴賓堂

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

莒莒且酣為一擲日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公

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怡刺利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

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

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索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

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

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集作悲

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集作之是欲吾不

得自任矣明日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

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集作

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目

循集作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

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

王覲

夫立身之功莫大於行道行道之功莫大於逢時行道則孝悌才學有聞逢時則仁信機謀及物有其時無其材斯固一作自犬彘也有其材無其時得不憤心涕血歟則知無代無材計用與不用耳高祖起於沛光武起於南陽而籌畫功勳獨出豐宛之士蕭丞相從漢帝入關封府藏而收圖籍房太尉從太宗征討捨珠玉而採人材二君子之德一作豈偶然也十八學士皆煬帝之臣曷闇於隋而明於唐是有其材而無其時也如晦玄齡止於一尉或非好

去任或挂網徒邊褚亮盧南不離下位或嫉才見謫或七品十年暨我國家則有道兼文武器重珪璋者慷慨大節臨機能斷者仁孝忠直預識存亡者潔行檢身而有英畧者好學敏達詳明吏道者出入軍旅涉歷危難一作者不憚兵威樹立忠誼者博聞貞儉文翰兼絕者風韻閑雅善於吟咏者精練古訓長於講論者夫如是則立身行道之事盡在於斯矣得不冥心契志以自勗勵哉觀每觀十八學士圖空瞻贊像而已輒各採本傳列其嘉績庶幾閱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惟臨一作照鑒耳目抑可以垂誠於君臣父子之間也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

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

之歌因為集作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

嵩峯集作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

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

如蟬龜莫杏反前篇作蠅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

深淵杉松百圍榕前篇作檜枯並之集作茂青莎白沙洞穴丹崖

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

山中四水南流灌前篇作貫於南海五水合集作比注合為前篇作於

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

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集無則字幾焉哉集作或曰若然者茲

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集作涯際

西行幾萬里未盡前篇作見邊陲當令集作合以九疑為南岳以

崑崙為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前篇作林封居表作

苑囿耳但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

剗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前篇作之好事以旌異

之如山中之徃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

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未泰丙午年集作中也

此篇七百三十七卷重出前已削去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

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集作吞八荒爭截

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

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

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

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

故天命聖者以廣集作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奇獸

集作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

惑文粹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

附集作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

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

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擗

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

破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

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鑄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

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

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在在字集嗚呼

集本文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火勝九集

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獯貊西拓大夏然則

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誦鈴者得其遺制

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集作

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

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  
淪不書盛德其沒乃集作及集作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  
藝之餘技云

保安鎮陣圖記

符載

甲子歲我王克斬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  
徒勉出於陳留逆監乘是遂爲一作六合鯨吞虎踞使宿  
賊杜少誠長短兵三萬方將拔斬取黃濟江而南至于五  
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  
白沙三大關支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  
陷六七我師洶然少沮氣勢王感榮激三軍沉畧通神明  
以爲是鎮地勝而險固卒薄而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

圖之設伏衆戎盡殪可也乃命兵馬使伊慎榮帥驍悍  
千人銜枚宵入張諸柵之卒人伏于莽間賊果體疑來以  
蠶弧借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  
伏卒陵背而芟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  
谿瀆獲馬牛百萬蹄斬首數千級其餘斃踣瘡痍皜皜枕  
籍者遂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  
大幽亮醜懷締構江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  
虜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  
議鴻動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賦  
將自揚徂荆萬櫓峩峩不得安動繫我之捷即陸驅車水  
方舟驚馬駭駭雲集貢于天王君子爲我王之勳績也大宜

文苑英華卷之九

海

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續縑素而已載忝賓介厠橐鞬之末  
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  
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  
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集作裂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右  
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將屬續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  
集作歲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  
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  
遽以集作求訪果如夢中之言復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

以俸錢十萬贖集作購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

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鑊散而復合亦  
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

郎宋儋所得集作得之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

居之集作隱小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

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  
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  
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三

記三十七

災祥

泗州大水記一首

甘露記一首

質疑

息壤記一首

辨石鍾山記一首

釋武豹門記一首

寓言

醉鄉記一首

鸚鵡執狐記一首

枕中記一首

災祥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災

一作妖

地反物為妖

一作災

其於

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若漫

一作浩滔

天在漢

武時浮蓄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

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

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

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猗歆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

浮壽踰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

倒流蠱縮迴薄衝壅汴

一作淮

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

晝夜至于旬時

一作淡

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洲

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為河海

一作淮

噍類如魚鱉

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議同三司校檢右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

以訪故塞薪捷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

編浮以載之遂連軸促櫓歛邑之嗚呼婆老弱州之庫藏圖

籍官府之噐先寘于遠野軍資甲楛士女馬牛遽遷於

集作

于水次將健丁壯過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迨數日而

計行矣洪波汗漫不辨

一作測

涯涘警颺鼓濤舟不得不覆

巨浪崩山域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厦屋如杳况

况相繼天廻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

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而

一作之

來不亦危

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

難而違之若王

一作君

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

矣况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

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

郵無壅石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于一作徐州通廉

察之問又移書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

寇賊一作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忝奉聖主明詔司

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忝之罪也厲

聲正色沾危不撓歷數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

至及水始耗已一作六疑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

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

者惟公之靈寢與內出浸歸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

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

臨大難而守節神尚公之義動滴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

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其棠而勿剪

方茲神靈支一作扶一作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輶而泥

弔亡恤存緩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

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繕立廛市造井屋

公申勸科程以貫以貸總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

為垣樹柳為麗端衢四達廡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

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琨後漢返風而

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

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

城也今以一筦之航挂一作繼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

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  
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  
氏借古人以諭公未或曰同年矣謹述而記之時貞元十  
三年歲在丁丑清和之日哉生魄勒于后

一作皆唐文粹

甘露記

符載

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

一作公

宰上元之二年也有甘露降

于庭梧瀼瀼霏霏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  
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于  
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煥然光曜癸未歲復降于庭梧  
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饌

之禮遂盛於杯噐以示予予取前著以嘗之即薰喉泮

液不及咽而臍臑塗

楚陸反一作涂楚陵反

然矣輒自揣大化之精

而計之曰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

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為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

淫萬人之氣寃為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

至于茲日無他理矣

一作也

夫如是張君之政徃賦調歟倉

廩實歟風俗厚歟人民樂歟不然則何嘉祥玄貺鍾于邑  
也如此繇是言之二千石至于六百石主有土之教化操  
生人之性命正即為禎祥邪即為妖沴得不嚴心直志靜  
操理本上答神明之旨乎葺宰之時政也張君名集自某  
郡某里人也其餘風猷義行存乎碑頌此不書甲申歲十

月一日記

質疑

息壤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  
 四步高一丈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  
 死永州君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  
 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其茂盟  
 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鴻集作洪水滔天  
 繇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帝令祝融殺繇于羽郊其言不  
 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  
 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錘者其死於疫且疫也土烏能神余

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辨石鍾山記

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  
 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鍾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  
 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歌枕  
 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鍾也有銅鐵之異焉扣  
 而聆之南聲函胡一作清韻北音清越抱上響騰餘歇若非潭  
 滋其山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  
 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峯皆  
 可以斯名一作石非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  
 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釋武豹門記

常承造

往之事不知者多以故老之傳而實之舛生於訛以至大  
 謬至若正氣為邪氣所偏本非正氣也蓋疑生於莫折以  
 逮於言思耳愚咸通甲午歲孟春月十有七日奉天子詔  
 來牧茲郡郡之人以武豹之門為祛邪禦魅之所作也其  
 門北向左畫白虎執以蒼頭之矛右畫犬豕拒以雄武之  
 威門之東壁有刻石焉乃故大光祿李公暨前牧是邦為  
 文以解之義與夫郡人之說不貳也又曰圖於寢室怳怳  
 焉疑有所壓愈不知其所由來者矣適有多才能之士胡  
 姓承裕名為愚釋之曰是州也其宅東西廣正北傾後無  
 乾地南北嶮巖林木森聳水自北來地一作山勢岡阜即是

入難地而武豹門正當九苦風時俗以武豹謂辟邪按

王元嘉始創之一作言乃以五行所尅勝其災而滅之禍

武屬水以木臨亥位故以豕承之寅主東方故畫東垣豹

主西方故誌西壁禦禍之風制空之位一其義也今愚所

築池北望月臺池南釣絲臺且及此門中架虹梁正與韓

之設色三獸暗合其理一也愚故命筆書之庶將釋惑表

異為後君子信與不信耳時乾符二年四月六日絳州刺

史常承造記

寓言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

既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  
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  
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噐之用昔者黃  
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  
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遐集  
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  
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集本  
並有天二本有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二本  
道字糟丘階級千仞南向集作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  
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崇千里僅  
與醉鄉達焉故四二一本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二本道者往往寤  
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  
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占華胥氏  
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二本遊焉故為之記

鸚鵡執狐記

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虀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電  
馳厲若霜殺吻决肝腦瓜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遊問  
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鸚也其何快哉因識一作讓一作之曰仁  
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  
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孫之矢皇祗或  
者其惡貫盈而以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悲夫

高位疾債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况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祇疑作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忸於鸚之能爾

沈既濟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憑囊而坐俄見旅邑一作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

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些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麤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裴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郡一作生性好上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沐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



抹一作採疑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冕新

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

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一作十餘萬開地九百里築三大

城以渡要害邊人立石於居一作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

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

重群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為端州刺史

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

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

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

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

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

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

之獲免其一作共懼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一作死罪

授驩州數年帝知寃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

生五子曰儉曰儉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

為考功員外傳為侍御史位為大常丞倜為萬年尉倚最

賢年二十八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

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

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

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

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  
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

獎特秩一作彼是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  
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  
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老彌留  
沉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  
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  
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寔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  
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  
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夢盧  
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邱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  
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  
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撫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  
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四

記三十八

雜記

蘇氏織錦迴文記一首 劍門山記一首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一首

衛公故物記一首 復乳穴記一首

叔氏墓記一首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一首

蘇氏織錦迴文記 天后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妬嫉也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郎之第二

子也風神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符堅委以  
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  
燉煌會堅尅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涓才畧乃拜安南將軍  
留鎮襄陽焉初涓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涓  
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涓深以為憾陽  
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諛毀交至涓益忿蘇氏焉蘇氏時年  
二十一及涓將鎮襄陽邀蘇氏之疑同往蘇氏忿之不與  
偕行涓遂携陽臺之任斷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  
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疑  
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  
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  
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  
蒼頭賫至襄陽焉涓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  
中而其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  
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  
廻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  
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  
材復羨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  
月一日大同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劍門山記

于邵

易曰艮為山為徑路為門闕梁一作良非山之有劍閣也厥象  
備焉首以峨嵋足以荆巫前褒斜而後靈關橫亘乎數千

里之間孕川含陸以作全蜀趨蜀之路必由是山連峯曼  
天上絕飛鳥極於此也峭壁中斷兩崖相欹如門斯闢如  
劍斯植辨徑術之可從於彼也於戲上古聖人之宅於九  
囿也必因山川之固爲設堡障以安之恐其有絕於一方  
也雖有高深之阻必啓行路通之是故天下書同文教同  
體梯航內向而禍亂不作觀乎劍閣見聖人之德爲偉夫  
挾連山開積阻剖盤石孽崇巒呀然洞裂斗絕千仞遠迹  
竒伏神靈恠異謂之天造之資則有攻鑿之刑矣謂之人  
力之用則無拮拔之勢矣豈五丁爲役歟泯泯茫茫不可  
得而詳也若乃迫隘之所容遭廻而後通翕巴漢之萬轍  
撼岷嶓之重險一夫而禦之則三軍無所施其勇覆篋而

防之則逸足不能踰其阻故漢高因焉以定楚項之難  
宗幸焉以銷陽九之變蜀王無道惠文代以之公孫僭號光  
武滅之由是而言則劍門之險所以助順不以興亂所以  
輔中州不以限荒服苟戎夷議侵軼狂愚懷割據逆天反  
道必覆敗隨之皇帝諒闇之初歲在己未漁陽公作鎮之  
一紀也蠻夷之衆寡君長之情僞道途之險易攻守之利  
病皆暗得於胷中不差於毫髮矣而大戎承我過密犯我  
亭障以其控弦十萬與群蠻之師出沉黎出大井出夔道  
出仇池邊兵禦之不勝敲然有北闕劍關而拒我後援西  
入蜀都而全其地時西州伯朝覲京師寇出不虞群情大  
駭朝廷固已知漁陽公舉無遺策仍發禁衛貔貅之一有

旅俾受律于公公玄合廟謀分軍守隘且度其能來而不能  
 用可取而不可迫命諸營堅壁勿得戰收軍入閣道示  
 之以無人賊見諸壁不可攻而劍門不設備果疑有伏莫  
 敢前窺公曰彼悉銳而來謂所行無却令頓軍數日其氣  
 已衰且入我既深多而不整可以擊之矣乃夜出精卒擣  
 一作 其前營群兇震擾駭若隄潰棄其矛 一作 甲者十有  
 四五顛于坑谷者不可勝計公命緩逐勿遏其歸既而又  
 破之于龍安不二旬緣邊千里之寇悉燒營遁去危邦載  
 合天府載寧州閭以出溺相存父子以厥初相歡自蕃戎  
 為梗未有若茲歲之甚惟 一作 中權制勝未有若是役之  
 大天子聞而嘉之焉即下詔書勞之畧曰微公戮力王室

蜀其左衽矣德音褒倚也如此於戮仁者由劍門以之  
 福不仁者由劍門以之生禍獨漁陽公之克戎於是也配  
 乾功之可久與坤德而同順革戎心於末代揚天聲於無  
 極昭昭焉難乎其與京矣昔班孟堅勒銘燕然紀竇耿勲  
 業夫燕然無壞異之跡徒以書其片石不見錄載前 一作  
 人到於今稱之而劍門井絡垂芒坤維蘊靈漁陽得其形  
 便輝灼藩翰語乎山則有畫象之奧語乎人則有蓋代之  
 績而頌聲不著於燕然英名不加於竇耿抑當時之所取  
 而吾黨之所病昔予剖符列郡祗服元侯耳目所得稱傳  
 罕備雖言之不逮其可已乎是用纂述為劍門記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劉全白 見李 白集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  
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  
產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侍詔因為和蕃書并  
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為同列者  
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  
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軼軻竟無所  
成有一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  
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滯李白集時君亦拜  
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  
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  
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

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式培以乃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

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

此篇當在墓志門今  
題作記姑仍其舊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客曰某丞李謂  
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  
訖讌端符即丞君為客謁丞延入就列一作端符因詭請  
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  
文一作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  
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偃樓躍步奉賜書  
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未為玉十有三方者七

控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  
 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  
 時高祖所賜于閩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  
 裁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  
 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後狻虎龜  
 橐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鈞屬鎖釧之疑非華人所為也自  
 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  
 奇木為管韻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韻者火鏡  
 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柳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  
 三物者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  
 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袿綾

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色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  
 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  
 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從中理也既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中  
 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  
 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  
 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  
 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或作功義如周禮攻木  
攻金之攻詩車攻之攻不至  
 志一作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支而游兒也  
 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  
 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



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  
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  
省是物人雅爲子工或作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尉吾慕  
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一作皆唐文粹

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  
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  
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謔  
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  
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  
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

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  
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幽野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求火以知其物糜蠅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  
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  
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直祥者也君子之祥  
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  
其有文粹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叔氏墓記集作

李翱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江集無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之喪于茲叔氏諱衍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翔實主其事  
銘曰

翔生始言叔氏棄歿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  
或迫亦有息子旅官京國立墳孰封松楸未列殯宇零毀  
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棲心骨集有是乞假公府言來築  
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惟叔平生遊  
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  
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此篇當在墓誌門今  
題作記姑仍其舊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

坐罪者刑獄皆惟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

落其間其尤恠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

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廓悉圖

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

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集有能來

事佛後生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

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

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

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

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

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四  
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  
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  
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  
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  
異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  
足恠也屋壁綉文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具味  
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不奇  
懷恠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  
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  
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

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  
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  
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方所冠其徒幾至  
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  
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謂留一  
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  
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剗之  
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  
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  
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  
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

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

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

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三字蜀本作有加焉趙郡李子烈

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

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

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又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清壤

人居不一錁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十萬築長堤以為數

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

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

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

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

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以東南隅宏大煥顯功施手目髮

肉均牙滑而無遺巧公大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狐飛集作白鳥點畫集上子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恠石

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田兩越官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

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以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

羨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十萬狀吟不能集作已四時千萬

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五

謚哀冊文一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一首

唐德宗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一首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一首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五

助富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

謝朓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  
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一作帝世俾宅鴻猷咸以為無名

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求一作斯應則影響庶同一作

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

大行皇帝令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一作大於登庸通神

機一作於授命因時以暢籍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

海而高臨及廼一無開物成務重維國綱一作風作草化

一作心一作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

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盡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

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

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睿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

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

饗嗚呼哀哉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

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

璉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

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

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

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續

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熙緝若乃含青雲  
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并潛躍由是恭  
于三朝服茲四罪後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  
遷周而有膺新命屺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武豫大帝庚  
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叙免喪問道穆  
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  
刑濟其寬不以大譴詞所不悼文粹作悟諛說所不入約躬而  
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啓唐詔令作營於文章  
之囿不傷麝矧不天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部臺施  
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  
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

歲填于牧方採原

文粹作厚

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

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滌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

夷於直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

氛沴凶構

官令作構

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遷所以

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烏耘逾

詔令作愈

慕禮徹三獻

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按謚法慈惠

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

以愛

文粹詔令並作安

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

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

詔令

作中宗謹議

文粹作上

此篇唐文詔令及文粹並作謚冊文編英華官以其

有臣某上議之語又首末頗類謚冊故題目兼云謚  
議冊文而八百四十卷別有謚議門此殆一時變禮  
今仍其舊按本紀九月丁卯上謚詔令作十月十三  
日庚寅疑是奉冊之時

唐德宗文粹有神武二字皇帝謚冊文 權得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丙申朔孝孫嗣皇帝臣某伏  
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  
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咸藩以大自魯流集本文粹唐文詔令並作疏雍  
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殫威命廓開玉塗是登上嗣乃宅  
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收信迪哲  
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湛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

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稷沴變生京轍

方履薄諸本作展義弘陰隲之功以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鳴誼

文粹作氛滅息侯王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裡

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

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宸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

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

侍輟已行之詔疾諛口於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

已正廟祧而文粹詔令並作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賓庭旅焯

乎勲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

休滋至慶霄詔令作瑞雲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

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宥在天下二十有七



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惜怛忠利虞帝之教也豐臺

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詔令古先之

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介文粹作崇詔令檢王謀

集作黜文粹命末棄多文粹作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

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

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

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攝太尉門下

侍郎平章事杜黃裳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

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于無窮嗚

呼哀哉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

李珣

繼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第

皇帝臣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玄功定內難百辟勸進萬

姓一作樂推泊順人撫運嗣統立極凝旒建大中之道執

契弘無為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承九廟之祭蒸

蒸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一作澄滄海慈儉

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黈纊若不知成湯之六事罔

憇大禹之九功咸序學無常師惟格王是式仁必由已以

蒼生為心脩雅樂而簫韶成音戒逸遊而靈囿望幸過外

夷之教羈縻殆絕舉中古之典汪洋勃興宮禁無私恩嬪

嬙無侈服每宰臣伏奏卿士宴見論道何嘗於日旰恤刑

已至於歲減大闢諫路深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

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寵惟法是訓匪唯戒之而又繩  
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  
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脩明祀事刻  
經誥於琬琰真宗廟之琮璜鷄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  
而息矻矻於群書敦叙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惇一作  
存戎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  
解知機如神日者數逢倣擾星有謫見克已脩德側身勵  
政和人心以保乂謹天戒而來祥復貞觀之故事編開元  
之政要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晬容百姓  
未康每勞於聖慮聽政餘力將藝緣情探二南之風雅竊  
一作六義之教化汾水著韶一作遺韻一作栢梁變體股雋人口馨

春國風南山崇宗京國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神機  
職發自精懇興雲致雨響應虔祈至於出宮人放鷲鳥太  
官節重味之膳外府減任土之貢傾倉賑乏平糶恤餓虫  
螟不為災水潦不成一作為一作沴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蠢  
蠕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  
越聖賢繇是四夷八蠻罔不廷九州六合罔不順在宥天  
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遍萬寓日用憂一作優一作濟時  
臻治平形悴神勞至于大漸啓金滕而無驗憑王几而有  
命顧屬冲昧丕承寶圖祗奉神器懼不克荷今因山戒期  
復土備禮痛深手足哀結精靈呼天擗標觸目增感夫謚  
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鴻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

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對越吳一作穹式揚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珣謹奉冊上尊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伏惟聖靈昭格膺受茂典陰隲宗社介福無窮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

徐陵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宮一作車晚駕帷殿晨張旌銘一作具列綽翻成行哀子嗣皇帝諱辯蜃輅於冊階一作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闕一作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

陸賈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噫金同藏書於群王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愍一作悠哉上旻蟬聯寶霄一作暉煥郊裡我皇誕聖應一作此

家慶道主衢罇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構函風會昌言瞻

少昊實狀一作高陽効駕轆轤一作清宮未央歡覃

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明無間一作改作纂武升歷

遺憂一作寔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

冊一作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暮

赳赳雄斷逝行天討無遺神筭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

百越雷隨風渙北俘一作昆邪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

庶幾勤民聽政晏食宵衣服貴綿阜風移閭闔唐山罷奏

灑水縮微訪採狂狷搜敷及微世感中孚民惟大畜外戶

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為歡臨雍彌肅

禮兼二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一作斯在

幪巾自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務一作禽歌頌平

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候兩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咸承

冠帶是日君臨斯為交泰白環已貢一作玄珪克貞一作

東河佇揖北狄思征鉞斧將戒璵珉未鳴星淫去楚日沴

悲荆億兆何豐穹曼遽傾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葦脂腊

仰惟勞務同斯遠一作吉夢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

抱喬陽之劒舄雖一作髣髴於神儀終纏綿以一作號擗

嗚呼哀哉三占已一作吉四海星一作奔列贈一作天宇

崩號帝閣千門啓於閭闔萬乘警於靈輶槐風悲於輦道

松雨思於郊原鑿柝動而虛悲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

畢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途

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嗚呼哀哉

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克窮糜寄孺慕奚憑唯封云亭之與

禪父肅玉牒之與金繩楊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嗚

呼哀哉 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太上  
皇崩于大安宮殯于前殿之西階粵十月甲子朔二十七  
日庚寅將遷座于獻陵禮也九天落構七曜沉暉引鷺翻  
於兩闕駕龍輜文粹大詔於六飛哀子嗣皇帝諱擗踴崩  
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絕去昭景而不  
留即幽途而求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詔史冊叙德宣  
風其詞曰

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期二本昌天基崇峻

帝系悠長虹耀二本降祉真氣呈祥葱珩朱紱熊軾龍章

文粹契叶禎符誕生敷德文粹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

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

火德云謝群龍戰野出尤躍旗文粹王良策馬拔山殪

作日滔天泯夏蕩折黎元阡危宗社提劍創業杖鉞專征

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畧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

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盛闢殊物顯命

彛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雲文粹改色鏞篔變音

觀圖受命負宸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

堯心削觚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

伊源文粹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水泮

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二本

冊魚在藻水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

合軌鞮譯文粹遐通沒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

高謝倏爾標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

聿應又粹景福方期大文粹年玉几奄及金滕遂騫文粹

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仙攀帷房以孺慕抱劔舄以

纏綿嗚呼哀哉屢奉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不藏即陶

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為暮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未去

天邑言遵紀市文粹背沃野於文粹神臯越通川於渭

涘文粹懷岐山之前跡瞻新豐之舊里笳哀噎以留思

旒聯翩文粹而顧指悲風急而古文粹木吟平野晦而愁

雲文粹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不文粹

駐亟時遊文粹而即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衰歲

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逝水之東

流文粹動喬文粹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

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暑無金石之固

勲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矧玄功

與至德冠列碑而為首俾軼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文粹

作天長而地久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

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合風殿旋殯于大極殿之西階

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紀一作凝秋龍帷將

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諱覽風樹而增感攀

銅池而拊膺逼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奠樽盈而悲

序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微方閱爰詔司存傳  
芳瓊字其詞曰

三微固祉五耀垂文光昭可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牡家傳

縉雲高祖配文粹作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

畫文粹並大詔令作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二本作反正

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

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天兵電照文粹作掃月陣風馳蚩尤

逾詔令作剪袂織成二本作誅閏位不度餘分與戾先收秦組

次焚商袂轉圓上畧容光下濟從詔令作邑垂仁賓門灑

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矣同規玄珠叶契發揮三五聲

名遐裔泛野休兵靈臺偃革升靈取藏銑遵河奉壁學隸詔令

傳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

麓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塲整剪斗極咸羈狼山入圍潮

海一本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質詔令作烏衣來

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瀟露飛甘卿

雲呈絢松萋望幸瑤華方薦仙丹劔術星飛告變凝沴氣

於千二本年掩曙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弘壁陳階鈞天罷

脩二本作同管初秋飛絃罷脩夢齡遐想詔令作驚宮車宴出大隧弗

營元龜獻吉展軫効駕羲和二本作司日迫靈心於將餞

痛皇情其如失疑清秋文粹作疑秋林於廣陌詔令溯悲

風於長樹經陌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

動邊笳之簫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窳漢啓泉關穀林搖落

喬巖變哀平原妻兮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爵而

興慕傷昂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嶠陵玄壤隅二本山窮路

肅二本衛翻英輕池文粹委素義庭易晚松陰難曙萬方

悲而雨泣三靈慘而雲泣嗟厚德之長遠仰高天而攀慕

嗚呼哀哉崇基未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

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嗚呼哀哉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

天后武氏

維弘道元年歲次癸未十二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行天

皇崩于洛陽宮之貞觀殿殯于乾元殿之西階粵以文明

元年五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發自溼洛旋于鎬京以其

年八月庚辰朔十一日庚寅將遷座于乾陵禮也曉霧

碧晨霞泛丹庭分羽衛辟啓龍攢哀子嗣皇帝輪攀訴容

車崩號哀殿悲蜃輅之空嚴感鳳樽之虛薦擗標縻潰充

窮殞裂剝思攀一作而還迷羸喘興而復絕俯惟莞懇茶

毒交侵瞻白雲而茹泣望蒼野而摧心愴遊冠之日遠哀

墜紉之年深浹有變於湘竹恨方纏於穀林念茲孤幼哽

咽荒襟腸與肝而共斷憂與痛而相尋顧慕丹檻迴環紫

掖撫眇嗣而傷今想宸顏而慟昔寄柔情於簡素播天聲

於金石其詞曰

月瑤誕慶靈一作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繞樞飛電

麗室騰光烏庭開象龍德含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晦迹

...



登序韜光齒胃綴王詞條緝瓊文囿發揮綠錯牢籠紫宙  
鑑符敦敏量木䟽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泝朱邱或躍  
青宮夏俞欽德周誦傾風粵自銅闈虔膺寶命惠霑動植  
信泊翔沫淳化有敷至仁無兢教溢璇寓道光金鏡五龍  
開運六羽昇平西雲應呂南風散絃畧符羲日蔭廣堯天  
賁園旌士焚林蓋賢濬明上格財成下濟問寢承親在原  
申悌戒盈茅宇蠲奢土砌衢室裡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  
資明嗣明禮崇殷夏樂盛咸英時和俗泰天平地成未同  
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威清地紀澄氛綵一作穴掃泮  
濠汜推轂六師坐知千里亭毒寰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  
月旗雲亘壘鼓簫關鳴笳松燈追涼水殿避暑山楹霞翻

浪井樹響層

一作魯

城務簡通二

神疑得一

玄池肆賞青丘

佇逸訪道順風養真乘日拜牧襄野尊師石室寶獻河宗

書歸王會浮毳交影飛輪繫軟雲封薦欵日觀申虔告成

七廟歸功九天無事無為爰逝爰豫骨域延想汾川滌慮  
儀鳳巢阿飛麟在馭火林歸朔燭鄉移曙所冀玄壽齊年

紫皇侵輿旅館災纏未央遽脫屣於宸極奄乘雲於帝鄉  
亘天維而落構匝日寓而沉光殉百身而靡贖積萬苦而

徒傷魂銷志殆裂骨抽腸受玉几之遺顧託寶業於窮荒  
嗣君孝切諒闇君喪荷一作集大務於殘喘積衆憂於未亡

所以割深哀而克勵力迷衿而自強嗚呼哀哉浹埏渴密  
綿區縞素恨鈞天之不歸瞻昂湖以凝慕嗚呼哀哉攀聖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祭文 三

滋遠戀德滋深訴昊穹而雨泗擗厚載而崩心泣人靈而  
灑悲霰晦宇宙而起愁陰嗚呼哀哉緹琯移序朱明應律  
蛩蠶方營龜謀獻吉背九洛而移馭徠八川而從蹕列璧  
羽之逶迤動鐘挽之簫瑟顧園邑之蒼翠望巖塚之紆鬱  
喬陽之鳥不追茂陵之書方出嗚呼哀哉跡圖懸圃神降  
長流去重陽之奕奕襲大夜之悠悠同霸瑩之薄窆契紀  
壘而莫脩思門山於夕月悲隴樹於新秋嗚呼哀哉想軒  
駕之攀龍思予一作山之戀鳳矧承眷於先房誓牽毀而  
哀送豈謂務切至綦一作事遠深倥仍徇公而抑已遂奪  
情以從衆悲千罔極之悲痛萬終天之痛嗚呼哀哉恭惟  
聖烈寔鏤微衷敬因形管載撰玄功業彌遙而道彌著時  
益遠而聲益隆播二儀而不圯極橫四海而焉窮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三十六

哀冊文二

哀冊文下

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一首

睿宗大聖真皇帝哀冊文一首

玄宗大明皇帝哀冊文一首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一首

代宗睿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哀冊文一首

僖宗皇帝哀冊文一首

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

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攢毀帝雕輶肅軼縞紼霜迴丹旂雪引御容文粹臺之妙文粹大詔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感聯萼之凋陰禮奠收兮泣遺迹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睿烈於金牒刻明獻於玉宇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玄文粹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

蛟龍文粹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

映掃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績戎文粹前慶身佩

星斗掌提曦鏡克明克曆文粹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聲中律呂辭含文粹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

青陸業移朱邱春誦夏文粹絃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

鵬舉提象鸞飛作乾蘿文粹幽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

撫絃堯親更睦媯德逾文粹羶萬寶阜成四門光闕宵衣若厲

道風猶尺文粹野接翹車殿橫儒席雷連縞讌婉奕辭容

潤洽泉草文粹恩周卉毳鞮譯驚輪要荒走幣削觚反樸

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疝瀉帝圖廣運天意難誣倚絕

祥籙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蕙搃厨龜負綿檢麟銜斗樞

孝思罔極崇文粹庸克餐親幸國揚式陳昭配翠輦容與

蜺幃晻暖蒼壁森羅明祗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踈

華盖遙封岱丘馱紫宙之阨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

喪妣道空在文粹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辰穆文粹

喪妣道空在文粹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辰穆文粹

遠吉仍几虛座綴衣玄

文粹作空

室景沆攝提悲纏昱

詔今日

群臣奉於末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

赴辰龜謀入

文粹作人非

兆犀轄移輜唱

二本

苦挽於香掖咽

酸笳於曙旻彤堦晶晶兮露驚月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

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渡憶朔颺急兮御道寒

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踈杏

之源長覺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喆光謀壽宮倚

邠我后復幸方中委冠劍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

兮海有變道無闕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睿宗大聖真

此聖時初謚文粹作玄真大聖乃天寶十三載加謚

皇帝哀冊

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大歲

文粹作歲次

丙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

大行睿宗大聖真皇帝崩于百福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

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褰周青壺警

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諱

追攀引繚

唐大詔今作索

耿擗司常悽庶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

翔

文粹潤作彰

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

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

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割

二本

符宅殷

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暮

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

釋奠不為震驚自得謙受擁乃政復亨而運開文粹作權乃復亨塞

而自固推皇帝仍陟元后鳴牝構孽紛虹肆災颺馳神武

電掃姦回三讓天下再登神極順夫昨心忘我帝力鞮譯

脩貢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締重飾文粹作繹宗廟率祀郊丘

肇禋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默沿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

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祁之奠詔令作翼緒追齧

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可二本作遂崇於太上始受圖而

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

弘風理極兼愛二本作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

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顧命是屬付神器其得所安靈

心其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馱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

六遂陳而帥屬外群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唇輅迎轉

罷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徒靡旆旌戀

戀以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岳之幽途禮既獻而三徹

神方寧而九虞遠奉遊冠文粹作遠遊道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涓

川盡見憑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

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姒兮今問傳其不已倚簡冊之

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靄華露滋楊至德殷

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之嗚乎哀哉

玄宗大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

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

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緯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寓文粹作惟

皇得一承帝文粹作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

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咏皇孫我獨杖

劔神斯文粹詔武賁上掛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

黎元為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受受寶命問安視文粹

作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

躍馬絕二本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告二本慶有開

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績不績二本以順

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

生之以春寒暑影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

之聖電一作斷之神求賢龔篚就列縉紳謹言是聽庶政

必親刑措兵弭二本威加德馴戎狄讐竄塞不驚塵琛賫

爭入來自無恨駕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抵相因

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作樂和焉東二本祠

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

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

醴泉九尾三春朱草飛煙續紛効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

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於岱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  
 餘美帝王之最樂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  
 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弄二本虞  
 教誥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魏魏  
 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粵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  
 長驅猛士累剪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  
 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  
 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告二本無天兮寥廓八達  
 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浹為雨於宸袞文粹哭成雷於郊郭  
 遺轍迹而徒攀葬衣冠而何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  
 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儼二本將行兮肅穆似有顧文粹

觀今徘徊過春城兮如送望暮山今謂來嗚呼哀哉壽元  
 肇吉先天不遠接橋山之往二本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  
 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原夜文粹有藏晝終天文粹有  
 戢輝文始建文粹極武餘英威玄二本德不朽至道惟微  
 雖陰陽之與變化伴神聖二本今安可希超前古以作  
 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肅宗大宣孝皇帝哀冊文

裴士淹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四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大行文  
 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崩于長生殿旋殯于兩儀殿之  
 西階粵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遷座于建陵禮也燭  
 列瑤宮一作映瓚宮河低象闕簷擁霄霧庭微曙月森鷺詔以



成行儼輶輶一作龍輶而將發哀子嗣皇帝諱克窮感慕擗標

傷摧莫玄哀而增肅瞻白雲而不廻雨泗噎兮千官泣天

仗搃兮萬國陪懿業方永神暉潛翳廼詔有司騰芳後裔

其詞曰

高丘演慶玄牝開祥寶曆一作系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

累聖重光七葉增睿一作睿時惟我呈天帝褰裳全真養正

宵然姑射欽哉有命謂禹知子踵堯傳聖伊昔休應虹流

電驚荷蘭養德叢桂䟽榮徇齊純孝弘裕欽明光含玉理

秀發珠衡辨一作辯日多悟朝雲甫入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

三善克舉萬邦以貞叶契斷金觀書群玉性與兼愛道存

濡足詢事考言登庸一作應圖受錄連符提象輝同偶燭景星

耀芒大風成曲戎羯緣間書稱猾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

水靈潛衛山祗駿馘順時徙邑聿來岐下用剪修地匪勤

戎馬輯寧黎庶保乂宗社赫矣天府於皇樂都瑤壇饗帝

璧沼崇儒進善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藏銃綠浦捐珠容成

啓路王母獻圖功宣祀夏道洽歌虞物莫疵癘人用昭蘇

櫟陽先惠棣率增睦冠帶麟洲賓延鳥服招諫懸鼓誓師

推轂禮備樂和遠安邇肅恩猶覆燾義涵亭毒露臺愛費

茅宇蠲奢北薦春寶南牧一作牧若率卿雲聳蓋滴露垂葩

畝秀同穎階榮指邪滌慮高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

真諦穆穆頌聲温温愷悌榮鍾三古牢籠八裔才生之甕

爰集良已之文莫繼佇襄野而來巡怨初宮而興沴嗚呼

哀哉序分弘壁庭臨綴衣如天落構象日徂輝棄璇寓而  
奚速啓金滕而遂遠鳥冊龍圖之瑞青丘丹浦之威瞻脫  
疑兮如在痛攀髯兮不歸巖岫晦兮愁雲積郊原空兮落  
景微嗚呼哀哉環瀛縞素鞮譯凝慕龜謀協吉象耕遐赴  
珠玉重而不藏襲稱一作衣庶而有數靜鈎陳于瑩所閉閭  
闔于應一作象路靡營南紀之壘空望西陵之樹嗚呼哀哉  
蒼旻浩然緹律亟遷既深悲於寒霰俄隕涕於韶煙背鳳  
城而紆鬱援一作振蜃紉而聯翩息輿駕于懸圃聞鍾磬於  
廣川神理冥其造物皇情邈以終天嗚呼哀哉三光猶變  
九丹非術蛩隧蒼茫鮒隅簫瑟度清渭而徐轉指其泉而  
半出薤曲嘶管以臨風松門倚巖而蔽日嗚呼哀哉式敷  
末命戒茲群后至德神功天長地久邁千祀之騰茂居  
王之冠首俾下武而欽承彰典暮而不朽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代宗睿文皇帝哀冊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四年歲次己未夏五月二十二日寶應元聖文  
武皇帝崩于大明宮蓬萊殿遷座于大內二十六日丙寅  
殯于太極殿之西階有司即南郊定儀上尊謚曰睿文孝  
武皇帝其年十月丁酉朔四日庚子將遷幸於一作于元陵  
禮也東方啓明繁霜猶落風物淒於宮樹號啼隘於殷慕  
哀子嗣皇帝諱襲縗感若泣血漣如感備物之如在索明  
靈於太虛聆哀輓之急節懼靈駕之將引捧玉笋之歔歔

望龍輶而不忍恭惟大孝終揚盛於一作揚名爰命司籍光昭  
德聲其詞曰

於休我皇長發其祥咎繇舜德種四方玄元去周闡流  
道光上實受命其牙則黃炎漢之後南北披壤天馱衆閔  
掃隋興唐有唐不暉帝命不叶豐融歲蕤盛于八葉其盛  
伊何聰明徇齊誕實匍匐聖敬日躋無幽不洞無遠不稽  
孝友濬哲聲達群黎天寶季歲竟天長彗蛇騰犬瘞以螫  
以噬皇輿南巡帝出朔裔君父命我爰揔六師驅駕熊羆  
左右蠻夷逆徒蟻聚言割其旗一鼓冰碎日未改時席卷  
鄴邑風清洛師天開地廓萬物斯覩安輿自蜀復于中土  
龍躍岐山正于九五帝子之孝軼邁千古子則戴親孫能

敬祖乃登儲位間安三至一有元良儀形克類繼文纂續  
道格玄穹大明方中萬寓發蒙豈無桀鰲化而爲忠豈無  
昇浞如燎遇蓬刑清政脩遐邇懷柔王度如玉德音海流  
四靈皆擾三春游羞方輶群瑞登于介丘華封祝堯使聖  
人壽戡代何速奄捐九有天裂其高地傾其厚嗷嗷萬姓  
泣慕元首創鉅痛深寧丁我后嗚呼哀哉肅肅正殿自炎  
徂涼漏滴盡兮夏日永燭華凝兮秋夜長階有苔兮委積  
庭有草兮芸黃嗚呼哀哉七月之期同軌畢至市疑野筮  
壞疑因山開隧捨清禁而不留指平原而出次嘉德兮啓  
闡承天兮敞扉抵廟門兮駐嚴蹕順孝心兮傷永違嗚呼  
哀哉出朱雀兮度青門恨六龍之若奔傾萬邦而會九族

送吾皇兮歸壽原風颯颯而簫鼓慘日晴昧兮郊野昏植  
栢兮青青彌岡兮亘崢俯杳杳兮重壤想森森之萬靈偶  
嬪嫁兮像闈寺捧厥衣兮拱下廡嗟備物之皆列奉玄堂  
兮永寧嗚呼哀哉仙馭兮何之九虞兮有期揔千官兮萬  
騎返城闕兮如疑功高舜典美冠周詩於萬億載昭昭有  
詞嗚呼哀哉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哀冊文 趙宗儒

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正月一日丙寅朔十九日甲申大  
行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旋殯于大內太極殿之  
西階粵以其年七月壬申朔十一日壬午將遷座于豐陵  
禮也龍輻將進魚帷已拂庭引歛儀衢陳備物哀子嗣皇  
帝諱孝思罔極昭感人神痛天儀之永闕攀德音而靡聞  
盡哀誠於祖奠徹永慕於顛旻欽惟宸範宜光典冊乃詔  
魯臣纘揚聖績其詞曰

太陽麗天朗曜清懸元后統位至化光被洪惟我唐紹興  
哲王德宣風土法化乾綱為政本仁寶系攸長積習和氣  
變為禎祥矩範相纘巍巍煌煌十葉丕慶膺茲駿命稟乎  
聰明生知孝敬秉文成訓惟睿作聖祚曆攸歸天保斯定  
厥初錫壤啓彼維城及升上嗣萬邦以貞道邁儲訓業茂  
繼明揔于至妙御乎至精天休廣運播茲清問緯武經文  
金鏗玉振不絕馳道有過茲慎莫見于微曷窺其朕六律  
諧度四時齊信庠筵齒胃望苑招賢學閭奧海詞峯峻天

深工八體尤洞三玄秉志樂善銳思討研敬老尊道優游  
文囿至曠必精微言咸究不習而知莫非天授建中季祀  
邦都盜起皇輿出符幸於郊壘逆稟晝霾衝發如燬扈蹕  
之辰從曰撫軍每躬誓衆能感師人竟掃兇孽於昭大勳  
惟謀靜難惟孝安親出震一作鎮非御圖如運璿樞慮弘拯物  
情窮一作殷泣辜深仁降感至澤旁敷洋溢汪濊格于天區  
寬刑恤隱省賦蠲逋斥絕竒貢歸還戎一作戍俘出中宮之  
音妓愍戎塞之勤夫有命林火鳩求光典謨玄風大扇庶類  
愉疾瘳皆愈蕙蕤發枯理臻至道我得玄珠垂裳負袞  
懷茲寅畏美利天下雲行雨施人自遷善時稱不諱覆育  
之恩無不茂遂含靈逢幸澤一作澤濯聖政泰元降祉媪神薦慶

益感一作歌皆仁翺昆遂性悍夷慕化向風翹聽八表無

一時之盛方播金石流于舞詠爰降冲志稱乎倦勤褰裳

釋位思保怡神惟聖禪聖光于君臨傳萬葉之丕籍浹四

海之歡心付託之際人祗感深棄代昌期與運本枝遇乾

坤之交泰見堯舜之同時尊名崇於聖壽至道體於希夷

嗣皇帝德永裔垂則資敬問安乾乾翼翼一人事

親化行邦國冲舉何早栖靈物表聖慕極於克窮人悲集

於荼蓼嗚呼哀哉葆翽儼陳招搖初轉背紫禁而歸壽陵

出青門而臨下一作上苑金鼓聲兮二儀震煙雲慘而百里  
遠寶馬局一作局步於透遲縞士揚音於楚挽嗚呼哀哉  
瞻彼重峯中起靈宮衆山朝衛鬱鬱崇崇積凝巖之崇靄

聚浩野之悲風，睇長天而怨不極。指流水而恨無窮，嗚呼哀哉！萬方臣子心崩，以摧會七月之畢，至望九疑而增哀。攀龍髯而何及，泣鸞輅之空迴。嗚呼哀哉！崇茲嚴寢，邈矣終天。獸方護闕，鳥亦耘田。閉虛一作靈儀於宸宇，響夜漏於青川。嗚呼哀哉！五雲之上，六龍以一作飛難攀。直駕空觀，滌衣廖廓。一生曷其一作有歸。惟英暮與，曆範傳萬代之洪徽。嗚呼哀哉！一作皆唐大詔令

僖宗皇帝哀冊文

樂朋龜唐會要作孔緯

維文德元年歲次戊申十月乙丑朔二十七日辛卯，僖宗皇帝將遷于靖陵禮也。羽衛既整，笳箏畢陳。感切群品，哀慟八神。孝弟嗣皇帝臣國體情重，天倫痛深。範唐大詔規今作規

範鴻烈想像徽音，舉觴奠以頓首。援哀冊以寫心，詞曰：

天實生聖，聖必為君。銀河色變，玉清氣分。祥圖煥炳，瑞景網緼。重瞳舜目，八彩堯雲。克明克類，乃武乃文。是超東戶，宜繼南薰。乃平萬方，乃登四海。墜典必舉，舊章無改。威儀穆穆，多士藹藹。聲冠今王，化冥真宰。東漸漲溟，西被流沙。徒施尉候，匪問幽遐。書文車軌，範為一家。貫胃雕髻，慕我諸華。既洽無為，益彰在宥。踈網雖設，吞舟是漏。微火不防，燧原孰救。四極鰲傾，兩曜麟闈。熾熾湯旱，湯湯堯水。火鑠金流，陵移山徙。咨嗟所疑作祝隘溢，面史莫咎。人謀難窮，天理漢后。三七冥運，則然秦都。百二巨防，虛傳風排。月陣雲掩，星躔亘去。岐山蒲遊，崑嶽于橐。于囊為袞，為鶴書藏。

稽宄琴捐洞壑沉吟往事追想前作爰乘天駟爰幸井落  
 澄澈錦江崢嶸劔閣皇天震怒列藩會盟妖氣一蕩駭浪  
 徐清遂復中夏言歸上京兒童躍舞父老懽迎寢殿未安  
 偽詔令孽為害糾率姦人隱蔽無賴洋洋漢源燿燿芝蓋  
 爰警爰蹕乃朝乃會僭逆既顛鑿輅言旋魯戈廻日媧石  
 補天方覩萬物方永億年遽云馱代俄乃上僊嗚呼哀哉  
 帝鄉兮莫追天路兮何之龍馭飄兮弓劔在雀臺暮兮歌  
 管悲嗚呼哀哉顧惟幼冲祇紹明聖捧秦民之誓詞屢霸  
 陵之遺令載深號咽敢云稱詠望松闕兮杳宜撫棗蓼兮  
 精誠念烏兔之奔邁仰牛斗之縱橫播芳塵於簡冊託婁  
 根於銘詔令旌嗚呼哀哉

卷終





